

初夏的一天,我专程前往潜山市黄铺镇陈桥村,慕名寻访熊老屋门楼,一睹其建筑精美绝伦的风采。

熊老屋,坐落在矮山环抱的丘陵地带,村口池塘边一棵香樟树昂然屹立,树边立着潜山市人民政府保护古树的标牌,上面标明树龄为100年以上。老干新枝,郁郁葱葱,树冠直冲云霄,遮住了午后炙热的阳光,走在下面觉得凉意袭人。

那天,村民组长熊寿旺正好带领一班人在村头整修池塘,为池塘砌石头护坡。这是村里安排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。他向我介绍,当年熊老屋是一个有一百多人口的生产队,以熊姓居多,还有秦、郝、陈等杂姓。边说边陪着我来到不远处的门楼前。

据现存的《熊氏家谱》记载,生活在这一带的熊姓一脉,为江西江陵郡,明末清初由江西丰城迁徙而来。按辈份推算,熊寿旺是熊氏第20代裔孙。这座熊老屋民居,始建于清乾隆年间,为其第8代祖先象经公所建,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传说他曾在外地任过知府,盖这座房子时,因为是良辰吉日,当地那天有3座房子同时上梁,风水先生只好骑马主事,来个皆大欢喜。熊老屋建得器宇轩昂,十分气派,马头墙昂首云天。

下午,闷热,云低到坡崖上。眼见一场雨要来,心中窃喜,殊不料,几阵么蛾子风忽而袭来,竟把雨给带走了,白乐活一阵子。

一早,妻子就张罗着帮老妈去浇菜。可刚赶到坡地,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——一大块地的韭菜没了,一颗不剩!老妈站在坡上,四顾茫然,禁不住和泪呼骂起来。是的,七八十岁的老人,天天从半坡小宕子里提水浇菜,一步一顿的,一小桶一小桶的,多不容易!可你这蠢贼,轻轻松松,割人家韭菜,而且一扫而光,也忒没良心!老妈,今年七十又六,身体还算硬朗,中气足,整个山坡回荡着老人家洪亮的呼骂声——但愿它能唤起蠢贼的良知!

菜被偷,老妈又一次遭到了“围劝”。

20多年前,开发商撂下某处荒僻处的半斜荒坡,老妈却如获至宝。她在楼群林立的这个边拐半斜荒坡上竟开了大大小小好多块地。孩子们到单位上班,老太太呢,就在这坡地上“上班”。春刚到,老妈打探出哪家瓜秧子好,就上门“讨”来种子;要牵藤了,就猫到竹园子里砍竹竿杈子,备着插地;一茬菜快完了,便数着日子撒上压茬菜籽儿……在她的苦心经营下,生地很快成了熟地,一茬一茬的菜接续兴旺起来。老人家看着孩子们吃着她的菜,一身都长满笑脸。只是老妈年事渐高,特别是老伯过世后,家里人就进一步做她的思想工作,一致反对她再去兴菜。说,原先生产队的当家塘填了,浇菜全靠指望在水宕里承点水,要一桶桶从半坡往上提,爬上爬下,就是我们年轻人也吃不消的!再说,这把年纪,要是摔了,如何对得起老伯?如何向亲朋好友交代?……可是,老妈就是不听劝,这地这菜仿佛已融入了她的生命,甚至成了她的最爱!有时拗不过大家,嘴里答应着,可等我们前脚上班,她后脚又溜到菜地里了。一到菜地,她满眼生辉,有使不完的劲,忘了饭点,也忘了腿上的痛。大地情深,老人家割舍

安庆地理

熊老屋门楼

黄骏骑

建筑全是木质结构,上、下堂轩,有6根粗柱子交错而立,中间抽巷,下雨天不走湿路,起居方便。那些年,村民聚族而居,上下堂轩,东西两头,都住有人家,充满人丁兴旺的烟火气息。

熊寿旺的印象中,老屋最热闹的时候是在1960年代前后,公社在这里办起了炕房、面坊。到了春季,每天炕房里都有小鸡出壳,毛绒绒的,惹人喜爱,叽叽的鸡鸣声,悦耳动听,从早到晚,一刻不停。那些时日,远近的妇女,身着蓝毛士林满襟褂,绾着发髻,满面春风,步履轻盈,手提小竹篮,上面盖着花毛巾,来这里用鸡蛋兑换雏鸡,或用现金购买,还有的来称挂面,人来人往,欢声笑语,充盈老屋。

随着改革开放,生活水平的提高,到了1990年前后,住在老屋的村民先后搬离,另辟地基盖起了楼房。

老屋人去房空,少了人气。天长日久,缺少维护,慢慢衰败,直至倒塌,只留下坚固的门楼依然坚守在老宅基地上,仿佛在向来往的世人诉说往日大宅子的无限风光。

细细打量,门楼的基脚用巨大的青石条层层垒砌,各呈角度紧紧咬合,透着一种百年不塌的威势,令人顿觉古意苍然。内外两面墙均用大块青砖砌就,糯米稀拌白石灰勾缝,虽经两百多年的风吹雨打,青砖仍颜色如初,平整如镜,用手敲击,还清脆有声。建筑为江南徽派民居风格,齐檐封火,檐口处饰以波浪状花纹。门墩、门框用整块淡红颜色的花岗石打磨,坚固异常。两边门框上凿有圆洞的石洞,这是为了关大门时插木杠做门栓用。为防止开裂,石缝处有铁条穿过加固。

生活札记

浇菜

芮立祥



赶海 李海波 摄

不下,有什么办法呢!有时,我们隔天没去拿菜,老妈立马送菜上门或者打来电话,生怕我们瞧不上她的菜。说“你们,菜,千万莫到市场买。我一手兴的菜,新鲜,又没有打药,也没有用化肥,没有一点点污染……只要我把老骨头跑得动,大家尽管放心吃!……你们忙,要是没空来,我就送去……”多少年过去了,老妈挖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、搭架、采摘,从春到秋,从早到晚,乐此不疲。菜多了,吃不掉,老人家也偶到市场上去卖。有一次,她从两点卖到五点,大热天顶太阳一下午只卖了十元钱。虽然只卖了十元钱,但她高兴。

孝顺孝顺,顺,就是孝吧,老人家既然挚爱于此,我们也只好依她。

今年以来,老妈的腿越发不利索起来。老天不下雨,爬坡提水浇菜成了大问题。加上最近辛辛苦苦兴的菜老是被小偷光顾,我们便轮番劝她:偷去算了,莫要怄气!今年疫情重,不

少企业不景气,打工回来的多,赚钱难,加上小菜的价格也涨得厉害,许多人家手头紧,“借”您老人家一点菜吃,您就当是为贫困户做点帮扶,做点慈善吧;再者,当初开发商要是全盖起了房子,连这斜坡荒僻处也没留,您上哪儿兴菜?另外,谁叫您一天到晚恨不得睡到地里,把菜兴得这样好,让小偷眼红呢?干脆享享清福,还是莫兴了吧……几个孩子歪理正理一起上,可是,她犹豫半天,舍不得丢掉半坡青乎乎的菜地,还是挣扎着去了,拖着不利索的腿顽强地提水浇菜……见老妈这样,我们几个便疼在心头。于是,再也坐不住了,下班后或没啥事儿,就负责给老妈提水,老妈只管浇菜。好在我从“泥巴田里”出来,小时候,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,就是担水浇菜,一担就是几十桶。如今,虽然走出了“泥巴田”,但老人家对于土地这样的一往情深,我是懂得的。于是一连几天,我负责提水,

门楼背面,做工考究,中间嵌有“耕读传家”的匾额,字迹娟秀,墨色浓重,下面分别安置饰有莲花、菊花等图案的4个门当。底部的砖雕,有反映农耕生活的图案,人物栩栩如生,花鸟虫鱼呼之欲出,每一块都不失为艺术珍品。

近些年,当地人怀着敬畏之心,对古门楼进行了抢救性保护,清除了附在建筑物上的杂草,加盖了小青瓦。市旅游文化部门的领导也来到这里考察,提出保护意见。熊寿旺说,现在,经常有人来这里观瞻,赞叹古门楼的精美,感慨岁月的沧桑。



老妈浇菜,配合默契。一次,妻子用视频拍下了我们爬上爬下、提水几十桶的浇菜场景,分享到我们家的群里,聊博一乐。殊不料,拍者无意,看者有心。这一展示,却让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!远在上海读书的小孩打来了电话,说是给我们买了便携式锂电抽水机……我听后,埋怨小孩说,“上海疫情未退,你们学校也连封了两个多月,你又赶上博士毕业这节骨眼上,一堆事儿要忙活……家里这小事,你就别分心!……提点水浇个菜,是我老本行,行的!”可孩子说:“不耽误事的,已网购了,明后天就可以到,不用那么爬上爬下地提水了!”“多少钱?”“要不了多少钱的!这可是用我的奖学金买的,算是父亲节的礼物吧!”我虽然埋怨着,但心里还是蛮温暖的!孩子大了,懂事了,知道用心用情,润物无声了。

过了两天,便携式抽水机的到了。于是,我在家里充好电,带上便携式抽水机,直接把半坡水宕里的水抽到菜地里,浇菜再也不用提水了。老妈握着水龙头,哗哗浇灌着菜地,心里像六月天喝了雪水一般。

地,很快浇好了。老人家在浇好的地头地沟转了又转,志得意满的样子,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巡视装备精良的战队,眼里放射着骄傲与期待。

看着十几块郁郁葱葱拔节生长的菜,老妈高兴之余又心生担忧,说:“浇菜的事儿,算搞好了;可偷菜的事,咋搞呢?要是小偷老这样偷下去,也管不住,我也只好不干了,省得伤心……唉,要是都躺下不干,任地荒下去,往后我们大伙儿吃什么呢……”我心里咯噔一下,故作轻松地说:“咱们也别想许多。往后,总会有法子的,况且疫情结束了,人人都忙活了,小偷,自然也会少,甚至天下无贼的!”

老妈点点头,脸上似乎雾散云开。

“明天下班浇菜,记着带上抽水机啊……”老妈从忧思中淡出来,忽而记起什么似的,对我叮嘱道。